朋友圈的沉默者

乔 叶

那天，有事给一个朋友发微信，印象中似乎很久没有看到她发朋友圈了，便去点，可是发现点开是一道灰线，顿时明白，她把我限权了。能够和她私信，证明她没有把我拉黑，可是我看不到她发的朋友圈，证明她限的权是“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”。

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，相见欢，相别宽。记忆中并没有什么嫌隙，可这道灰线证明，我已被她隔离，如病毒一样。

倒也不是非要看她发的东西不可，可是写作者的好奇心却因此陡增：为什么呢？

于是给她打电话，她笑：“兴师问罪来啦？”

我说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想的。

她斟酌着词句，说因为她喜欢发，发得多，发得琐碎，而我呢，不仅发得少，发的还都是近乎工作性质的，和私事无关。她一是觉得可能会打扰我，心生不安。二是觉得彼此可能在这方面志趣不投，就很自觉地把我规避了。

我说，我是不喜欢发，但是我喜欢默默地看别人发。至于私事，以我的立场，如果要发朋友圈，那私事就少了私的趣味，变成了公开的分享。我确实不大喜欢以这样零星及时的方式在朋友圈里分享这些。其实也不是没发过，发现一旦发了就得回应，因为总是有人除了点赞之外还会发言探讨，就免不了有个来回话应答。朋友圈几百号人呢，有些不是朋友的，因为各种缘由便进了朋友圈，我也懒得删，便存在着。偏是这些人，尤其喜欢搭腔，又搭得不着调，让我觉得累，便干脆不发。若是单纯作一名观众呢，就免了这些麻烦。还可以知道朋友们的近况，可谓不劳而获，心理丰收。

——她是不是觉得自己歉收呢？

忽然想起，有好几个朋友都抗议过我，说我发得少，且基本不发原创。

“你的新衣服，新发型，你儿子的长相，通通想看。”

好吧，私信满足你。

“不晒你的，就不让你看我的。”

不至于吧，都成人了，又不是小孩子交换玩具，不会就此感觉不平衡吧。

“大家都晒，你为什么不晒？”

亲爱的们，你有晒的自由，我有不晒的自由，正如你有限权我的自由，我有打探你为什么限权我的自由，当然你也有实言坦白或者无可奉告的自由，我有这之后写一篇小文来表达的自由……这所有的一切都不矛盾吧。反正，我还是没打算多发多晒，还是打算做一个旁观的沉默者。在我的意识里，整天不发朋友圈，该是朋友的依然是朋友。彼此整天发朋友圈，该不是朋友的依然不是朋友。发不发的问题，就类似于你喜欢吃粤菜我喜欢吃川菜。而之所以沉默，只是因为觉得沉默于我最相宜。对于不沉默的朋友，我没有任何不适。

我希望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，可以么？

朋友在电话里含着歉意笑着，说马上把我解封，之前的做法也让我理解。这歉意倒让我有些难过起来。我说我非常理解，甚至她如果不解封我我也非常理解。连这种事情都不理解的人，还写什么小说呢。

筝韵心声

（马来西亚）戴小华

小时候，父亲逼我学钢琴，他说：“能弹一手好钢琴，才像个淑女；同时，也可以此为生。”

但是，我一看到五线谱上的豆芽菜，就头昏脑涨，再加上要记哪条线等于哪个键子，哪个键子等于哪个音阶，就更是乱了头绪。每回一上钢琴课时就口干、舌燥、耳鸣、眼花、心跳。

半年下来，我终于鼓足勇气跟父母“摊牌”，言明自己的身体根本分裂不出音乐细胞，也不可能勉强自己做好一件毫无兴趣的事。父亲想，既然“孺子不可教”，也就只好对我“网开一面”。

到了小学四年级，看了一出由古典美人乐蒂主演的电影《情女幽魂》，见她有如画中仙女在树林葱茏、烟烟云云、幽幽月色下，轻拨筝弦，只闻琴韵悠扬，宛如一个咽泣者，如怨如诉的吐述她那悲情刻骨的心声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我爱上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的古筝。

由于曾赌气说过对音乐没有兴趣，所以对弹奏古筝即使心驰神醉，也不敢表示。后来，因为学业忙碌，根本也无这份闲情逸致了！

数年前，在亲戚家听到一位国乐大师弹奏古筝的神乎其技，又勾起我这段早已忘怀的“筝”的心声。

只见这位国乐大师一派雍容闲雅，用她那纤纤长指调了调弦，停了一会儿，琴音随之响起。

初时，碧波如镜，接着清风拂起，碧水扬波，宛如涓涓细流，间歇中还听到珠玉跳跃，清脆短促的滴水之声。不久，乐音越转越高，那琴韵竟然覆险如夷，举重若轻，几个盘旋之后，只闻波涛汹涌起来，这时，已是万马奔腾，江流湍急，此伏彼起，繁音渐增——先如鸣泉飞溅，继而惊涛裂岸，最后是飞瀑入海——正当乐音将我们热血如沸的激奋拉到最高潮时，突然间，筝声戛然而止。

此时，众人的气息还未完全平复，神智还未完全清醒，乐音又再轻轻响起；但筝声已细微到几不可再闻，像奏乐之人已渐远去。乐音虽是极低极细，然而每个音节在若有若无间仍清晰可闻，终于在洋洋然青天一碧、万里无云的空阔气象中，归向万籁俱寂。

一曲弹罢，我除了赞叹外，仍然只有赞叹，而且觉得这支笔全无用处，说了半天，它并未能描述这种完美的乐音于万一。

这回，立下誓愿定要学弹古筝；可惜，国乐大师不再授徒。还好，亲戚热心地为我另外物色了一位古筝专家。

盼到第一次上古筝课时，老师却跟我讲解古筝的演进：古筝最初只有 12 弦及 13 弦。用丝弦弹奏的筝，音韵古朴，宛如天成；用钢丝弦及尼龙丝弦弹奏的筝，则清脆明亮、典雅优美，能奏出明快的韵律，也能表达哀怨的情绪，更能表现出自然界的风、雨、雷、电及鸟鸣等特殊效果。

随后，为了增广古筝的音域，使弹奏时情感的表达和技巧的发挥，更为丰富，于是有了 18 弦筝、21 弦筝、25 弦筝、40 弦筝、49 弦筝……老师对筝研究得固然透彻，但我却是急于抚筝弄弦，那有心思细细详听。

总算他察觉到了我的不耐心，开始教我练习基本指法。可恨自己并非一点就透的天才，老觉指法生涩，来来回回用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挨次托、勾、抹、挑、剔、擘、打着筝弦。心想，这样扒法，不知要到何时何月才能弹出一首完整的筝曲？每周学弹筝的时间虽只有 40 分钟，但要不断地练习，才会熟能生巧。

刚开始弹时，真像炒豆子，哔哔剥剥在锅里乱蹦。一年下来，居然也学会了不少曲子。这时，只要一筝在握，人筝浑为一体，那种唯我独尊的怡然，倒真乐也融融。

可惜，自我拿笔写作后，频密的稿约，学古筝一事就只好暂停，而这一停就到现在。

如今，望着古筝，就像对着久已疏离的老友，千头万绪，百感交集。这时，心里嘈嘈切切地又涌动起乐音。乐曲在我心中奔流，但这些发自生命的乐曲，有谁来听呢？

夜光杯

大兴安岭的那些动物们

王忠范

走上高高的大兴安岭，纵目四望，发现这大兴安岭确如叶圣陶所说不像秦岭那样岩峦磅礴，也不像长江三峡那样峰崖重叠，却是山外有山，嶙峋起伏，林海苍茫，一派苍郁。山花遍坡盛开，姹紫嫣红，如火如荼。沟涧里的河水溪流弯弯曲曲地闪亮，恰似长长短短的银链镶嵌在万山丛中。大自然的壮观奇美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融入其中，相亲相近，自由和谐，心就如一只鸟在林海中欢快飞翔。

向导是我的一位鄂温克朋友，他叫敖楞，黑黑的眼睛闪烁亮光，像山鹰。他把我们带进一片桦树林。敖楞告诉我，大多白桦都生有节包，小巧且美丽，柔韧却坚实，好看极了。这时眼前出现了深深蹄窝，敖楞过来一看，说是两只黑熊刚刚从这里走过。敖楞告诉我们，黑熊喜欢宁静无扰，如果你不招惹，它们是不会伤人的。不过这个季节很难见到黑熊，因为正是黑熊发情期，它们成双成对地躲进偏远的密林深洞谈情说爱呢。

进入三号店林场的地域时，睡云散去，群树涌动，浓郁的松脂香扑面而来。敖楞说这地方狍子最多。狍子有时走进山下的人家，像做客似的住上三五天，喝牛奶，吃菜叶，还跟狗混个熟。敖楞从怀里掏出狍哨，轻轻吹奏，声声都像狍子的啼叫。先是一只小狍崽欢蹦而来，不一会儿母狍子也来了，母子欢聚在古松之下。狍孩子跪地吃奶，狍妈妈温柔地舐着狍孩子，连屁股都舐个干净。我们看得入迷了，被这人性化的场景深深感动。我的一声咳嗽，使狍子一惊，它望望我们，就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我问敖楞，都说狍子傻，真的吗？他摇摇头：“但狍子夜里发现强烈的灯光，就睁大眼睛一动不动地迎光张望，因此有时受到伤害。”为了防止个别偷猎者夜里上山打狍子，敖楞他们注重巡逻，常常夜宿山上，忠诚地守护这些人类的朋友。敖楞说，大山里的动物很有趣，它们有的是一物降一物。比如，鹿怕狼，狼怕貂熊，就是貂熊的尿也能把狼熏跑了。他说他曾看到这样一幕：一只弱小的马鹿在密密层层的白桦林里左拐右转地狂奔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。原来两只野狼正在追赶它，它简直无路可逃了。前面是深深的沟壑，马鹿闭上眼睛跳了下去，迷迷登登中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并没摔死。可那两只狼也跃身而来，一前一后地围住马鹿，眼里喷射着凶狠的绿光。马鹿发疯地惨叫着，是悲伤，更是求救。

鹿鸣深山，岭动林吼。石洞里的貂熊闻声跑来，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，用嘴咬，用脚踹，撵跑了那两只狼。马鹿的身子颤抖着，不知道是感激，还是被吓的。这时貂熊伸出柔软的舌头，舐舐马鹿的毛，又舐舐马鹿的鼻梁，像安慰。貂熊抬起后腿，撒了一泡尿以后，瞅瞅马鹿，轻轻叫了两声，好像告诉它：这回你不用害怕了。貂熊走了，那两只躲起来的狼又来了，但闻到貂熊的尿味，就狼狈地逃得无影无踪了。

在山林里行走，谁都不会感到寂寞，因为头上总有成群结队的鸟在不停地欢唱，像举办空中音乐会。大兴安岭有 100 多种鸟，它们都会唱，唱得都好听。在翠柳坡上，我们突然相遇灰鹤，这种很少见的鸟长得特好看。小小脑门上的羽毛绒嘟嘟的，脖颈灵软，尖嘴坚硬地挺直，腿脚纤细修长。灰鹤忠诚于爱情，它们结为夫妻以后，就相亲相爱，形影不离，欢乐和痛苦是共同的。一旦出现伤亡，另一只灰鹤不但不娶、不嫁，而且会以死相陪伴。这些通人性的鸟果真不怕人，它们的眼睛总是滴溜溜地看着你。在敖楞的指导下，我们打开嗓子，学着灰鹤轻轻啼唱时，它们便扇动翅膀飞下树枝跳到肩头上，像散步一样转悠着、歌唱着，那样欢悦、亲昵，让人感觉人与自然那种神奇的融洽。这个时候，我真想写诗了。

初夏新雨后，捉鱼去远行。
红尘虽无趣，人际却有情。

（中国画） 老树

手下的书们

蔡 旭

一些书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我记不起它们睡了多久，也忘记该什么时候把它们唤醒。更多的书，站在书柜里。它们老实地站岗，随时待命，却接不到口令，无法换岗，或者出发。望着漫山遍野的士兵，我真是有愧于它们的忠诚。总想裁军，又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。

电影嘉年华让我成长

李冰冰

真没想到，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至今已经 24 年了。早在 2002、2003 年的时候，我就来参加了这个电影的狂欢盛宴，后来因为参演《风声》《枪王之王》、《雪花密扇》等电影又多次去了上影节。一路走来，我们见证着彼此的成长。

我和上海的渊源不只于电影节。在这里读了四年大学，上海就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可以说，在上海求学的经历，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今天作为演员的我。我个人也很喜欢上海，读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静安寺周边散步，看着老上海的建筑，远离城市喧嚣，内心也变得安静沉淀。而且上海好吃的太多了，毕业之后，上海的小吃一直让我魂牵梦绕。

在我参加过的那么多届中，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2012 年，上海电影节邀请我去做评委。这是我第一次做评委，以前都是作为参评者的身份来电影节，听别人评价自己的作品，那一次变成我审判别人的电影，感受很不一样，肩负的责任也一下子重了，一下子觉得自己得“定”得住，沉淀下来。因为我经历过，明白演员希望得到评委公正客观的评价的那种感觉，身份角色调换之后，将心比心我也更能理解参评者对评委的这份期待。

当评委那会儿，我们一天看四到五部电影，这样的工作量其实很大，但我特别兴奋，对我来说，可以在短时间看这么多精彩优秀的电影，太难得了。其中有很多国外影片，这种不同文化碰撞的经历，也让我非常享受。当时我们评委内部经常有争吵，评委之间为了某个奖项争执，进行各种博弈。但不同岗位的电影人自由抒发对电影的不同思考，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，我也第一次理解了参评者和评委之间的不同，对自己的表演也有了很多感悟。作为演员，这份经历特别有价值，很珍贵。

这些年，随着电影节越来越成熟，它的形式内容各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以前的上海电影节内容比较单一，就是一个电影行业的嘉奖大会，评选优秀的电影和电影人。但现在，电影节更是一个电影嘉年华，各个相关岗位的人都能够来参加这个电影盛会，大家也都希望能够借着上海电影节的流量去展示自己的项目。各种电影的论坛也很有意思，电影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集在一起，对行业发展的问题和现状各抒己见，交流与碰撞也激发出了很多火花。

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向国际看齐的现象。

上海电影节公信力和关注度的提升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制作和国际电影人参与进来。2014 年的时候，我主演的《变形金刚 4》是上海电影节的闭幕影片，这样一部全球知名的商业大片能来上海电影节作为展映，而且是作为它在内地的首映，电影的主创、导演演员都来沪宣传，可以说是上海电影节的一个突破。这既说明了上海电影节的国际影响力，也能体现全球电影市场对中国的重视。

上海电影节是一个国际化的电影节，本土与国际的合作是趋势所向。但现在它的影响力仍旧立足于本土或者亚太，在国际化和商业化道路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但我们不能闭门造车，一定得出去感受时代的变化，多听听多看看多学学。而上海电影节作为一个国际化平台，也应该为中国电影人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。比如多设立电影人聚焦的论坛，让他们在交谈中了解行业当下最新的发展趋势，认识一些优秀的年轻的电影人，这对于电影人来说，都会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收获。

我上次去电影节，听朋友介绍了一种新的拍摄技术，颠覆想象，很有意思。我觉得这种信息的交流对电影人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不过，上海电影节毕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电影节，它到今年 20 届，20 多年还是个青年，它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发展。尤其现在中国电影市场整体的发展势头特别好，无论票房的高速增长，还是优秀的电影人才层出不穷，都给上海电影节很多发展的空间。

上影节作为一个国际性品牌，必将越来越好。

十日谈 影视盛宴

十年上影节，无尽翻译路，请看明日本栏。